

憶往事、話太平－記太平軍艦遇伏始末

周官英

提 要：

一、民國 43 年 11 月 13 日，太平艦於大陳海域遭遇共軍的魚雷快艇伏擊，除當場陣亡 38 名官兵外，艦體雖受重創，但並未立即下沉，因而能有機會自救待援。

二、然經六個多小時的堵漏與用，以及後來太和艦的拖帶，但終不能挽回艦體下沉的命運，所幸倖存的 140 餘名官兵得以生還。從而使魚雷爆炸後的情形略有留墨，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

關鍵詞：太平艦、大陳島、遇伏、棄船、隔堵、一江山

壹、前言

民國 43 年以後，每逢 11 月 14 日本班同學賀海潮兄總會打通電話說：「祝你生日快樂」。開始難免有些錯愕，不過隨即也就恍然大悟，原來太平艦是在這天的凌晨一點多鐘「中魚雷」，而於七點多鐘沉沒。中雷時，我曾摔昏過去很久，賀兄說：『你有如再生，所以我要祝你生日快樂』。

太平艦事件係發生於共軍奪取一江山戰役之前不久。共軍欲奪取一江山勢需採行兩棲作戰，而兩棲作戰則又需以海空優勢為前提。米格 15 機臨空大陳後，共軍在該區域的空優似已不成問題。但在海優方面，由於當時共軍在浙江海域，尚沒有可與我以太字號為首組成的特遣艦隊正面抗衡之海上武力，所以便運用魚雷快艇以伏擊方式來漸次削弱我海上戰力，先是太平艦，隨後為洞庭艦。

海軍海上遭遇戰的機會一般比較少，交戰時間也不會太長，因此對戰鬥細部過程的著墨也就不多。太平艦這次由中雷至下沉有六個多小時的過程，其間全艦倖存官兵除努力自救外，也親眼目睹到魚雷這類水中兵器的巨大破壞力。我當時係擔任中尉槍砲官，有緣親逢其事，謹將所見所聞、當時作法與事件發生之過程，記述下來供為參考。

貳、太平軍艦簡介

海軍的太平艦為美國賓州費城之美海軍造船廠所建造之護航驅逐艦，英文縮寫為 DE，這型軍艦由於耐波力強與續航力遠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大西洋與太平洋上都曾立下汗馬功勞。太平艦(舷號 DE-22，如圖一)艦長 289 呎 5 吋、艦寬 35 呎 1/2 吋、最大速率 18 節、經濟速率 12 節、排水量滿載

1,145 噸，輕載 1,112 噸，係海軍於抗戰期間在美國所接收的 8 艘艦隻之一，亦為 8 艘軍艦中兩艘大型艦之一，該艦曾參加民國 37 年掩護友軍自龍口、蓬萊、威海衛撤退戰役、38 年 6 月青島撤退戰役、38 年 10 月瓊島保衛戰及 39 年初海南島戰役。另一艘大型艦則為太康艦(舷號 DE-21，如圖二)。這兩艘艦是抗戰之後我海軍的主要戰力，可稱海軍當時的「主力艦」，其後又接受 4 艘同型艦隻，這支以太字號為首的海軍艦隊，曾長期擔負著護衛台灣環海安全的重責大任，也令共軍初創的海上

武力不敢東向台灣海峽，使台澎金馬固若金湯，從而得以繁榮發展並躋身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地位。這對身為海軍的一員而言，其流血流汗的一切辛勞都是值得的。

有人說太康艦與太平艦堪稱是海軍的「福艦」，尤以太康艦為然；政府遷台後，領導海軍度過艱苦歲月的海軍前輩，大多出身這兩艘艦隻。梁序昭上將、馬紀壯上將與黎玉璽海軍一級上將都曾先後擔任太康艦艦長職務；馮啓聰上將則出身太平艦，也許因為這層關係，在太平艦出事後，馮先生不唯心情沉重，也曾多次垂詢經過情形。

參、戰雲密佈的時局

有關太平艦事件發生情形容後再作詳述，先就大陳海域當時的狀況做個概述。我係海軍官校 39 年班畢業，於民國 43 年上半年奉派擔任太平艦的槍砲官，在這項人事命令發布後，由於我當時服務的第三署計畫處計畫科只有我一名參謀，署方基於需要便報請俟接替人員到差後再行離職。那時總部在北部的單位只有第二署、第三署及部分政戰單位，總司令為鼓舞士氣，時常抽空來大飯廳和大家聚餐。有天餐後逐一點名，在點到我的時候，備考欄中註明我已調太平艦，總司令轉過頭來問我們署長姚汝鈺將軍：「何以還沒離職」，署長答說：「科裡只有他一個人」，總司令說：「不行，一切以前方為優先，明天就去報到」。這是因為當時大陳狀況緊急，太平艦即將赴大陳接防。

至太平艦報到後，除儘快了解狀況並精進槍砲部門的各項工作外，也一直代理副長的職務。其時副長宋季晃中校任職國防部連絡局，亦因工作需要一時不能離職，直至我們赴大陳的半個月前才來艦報到。副長係馬尾海校畢業，留學英國多年，他學問、人品均好且處事明快，頗受大家敬重，這次事件中，他在中雷的剎那於官廳附近殉難，同仁無不惋惜與懷念。同時殉難尚有輪機長周相輝上尉，以及輪機官張才儲同學(全艦陣亡官兵名單如附錄)。

以前在 PGM 及中字號艦上服務時，曾在大陳駐防，那時我們的艦艇除小型者外，都是錨泊在大陳港的近中央水域，但這次一到這裡就覺得氣氛大不相同。我們到達後，依指示在東口內側靠上大陳一邊的山腳下錨泊。從指揮台望過去，當時在港的艦艇，也都是在港區四週的山腳下錨泊。就戰術而言，這該是以防空為著眼的部署，這也充分顯現了當時狀況的緊急程度與氣氛。

由於共軍米格 15 機的出現，我們在浙江海域上空的制空已逐漸感到威脅。在我們剛到大陳的時候，除執行指示的巡邏外，白天也仍可至大陳附近海域巡航或操演，偶爾也會利用暗夜至溫州灣臨海的三門灣實施岸轟。不過情況變化得很快，未幾我們幾乎完全失去了這一帶海域上空的制空權。眾所週知，現代的海上作戰沒有空中掩護是很難遂行的；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便減少白天出海巡航與操演，而改在港內山腳下的錨位下錨警戒，以避免來自空中攻擊的不必要損失。畢竟艦隊的存在，為大陳軍民信心之所繫。

但情形卻每況愈下，沒過幾天敵方飛機幾乎每天都從大陳上空飛過，先高空後低空，最後開始向上大陳設有雷達站的地區投彈，所幸投彈都未命中，也未造成損

失。就這幾次空襲的情形言，我深感對空射擊的不易，因為當時對空武器係以非自動的三吋砲與 40mm 砲為主，20mm 砲為輔助；在幾次的對空攻擊中，全港這麼多艦艇都在射擊，但竟然沒有擊落一架敵人的飛機，身為槍砲官的我真是懊惱不已，到底問題出在哪裡？對此，我以為不全然是訓練不夠，缺乏「實戰感染力的啓發」應也是原因之一。記得太平艦出事後，當時的海軍總司令梁序昭上將曾說：「我雖然痛惜這一次的慘重損失，但慶幸給海軍留下一批有實戰經驗的生還官兵」。

共軍那時對大陳島所執行的空襲，似乎是其對我所採行的一種疲勞戰術。因為在那段不算太短的時間裡只真正投過一次彈，其他的時間都由高空飛過，似乎只是想讓你不得安寧，有幾天甚至根本無須呼叫：「起床」、「起床」的晨呼，而是天一亮一定拉「備戰」，往往直到太陽下山才會解除，隨之而來的又是夜間巡邏，真是使人疲累不堪。此外，再加上天候壞、海象惡劣、營養又差，每天幾乎都是兩豆(黃豆與蠶豆)當作主要的佐食品，肉類與蔬菜則是少之又少，當時大家最盼望的就是艦艇上例行的那頓宵夜，通常是一大鍋的湯麵，再加入兩罐當時最受歡迎的牛肉罐頭，雖然看不到什麼肉，但是對我們而言卻是佳餚美味。

肆、午夜中伏始末

民國 43 年 11 月 13 日，這天的白天我們一如往常的度過一天的緊張生活，晚餐時，艦長說：「今天晚上不出海了」，聽完之後大家自是十分高興。

艦長唐廷襄上校甚為資深，與馮啓聰上將係黃埔海校的同班同學，因為是老資格且人又好，所以為示尊敬與親切，私下我們都稱他為老艦長。老艦長做事負責認真、待人誠懇，大家都極為敬重他，他的廣東話鄉音頗重，只要他說：「發動電羅梗(發動電羅經)」，就表示要開船了。老艦長對工作的要求極為嚴格，稍有差失都會嚴格斥責，如巡航中，須特別注意船位與航線，不容稍有偏離；錨泊中，特別注意燈火管制，不容稍有漏光情形。

11 月 13 日那天晚上，因老艦長先前說過不出海了，飯後輪機長發起玩橋牌的提議，說是已約好副長與輪機官，硬要我也湊上一角，不便掃興，也就應允了邀約。艦長則依習慣到處檢視燈火管制情形，因為發現有需要補強之處，即交代補給官儘快找布遮掩，隨後便返回艦長室休息。沒過多久艦長打電話至官廳說：「上面有命令要馬上出海巡邏」，大家自然便各就其位各任其事去了。

入寢不久，朦朧中似乎聽到警報器拉了「備戰」的聲音。因自己是槍砲官，備戰時總希望能儘快到達指揮台測距儀上的部位，因為那裡最高、視野最好，便於觀察目標。我起身前先用一隻手向上頂了一下輪機官的床鋪，並說：「張才儲備戰了，快起來」，他用四川腔答說：「咯老子，好玩，又來了」。這時航海官陳永才同學披著大衣到我房間門口說：「官英，快！」，我沒有答話隨手拿起大衣(此時大陳甚冷，約莫 5℃)，跟在他後面跑。在我經過副長房間門口時，瞥見副長也已經起床，心想他已經起來，便沒有再知會他一聲，哪知這竟是對他的最後一瞥。陳永才和我倆個一前一後穿過官廳，並衝向去上層甲板的第一個扶梯，當我前腳剛踏上扶梯的第一個踏板時，忽然聽到「砰、砰」幾響的砲聲，陳永才說了聲

：「快」，我補說：「今天好像不對！」，這以後我們就再也沒有說話，而是一個勁的往上衝。

衝上指揮台後，陳永才一頭鑽進海圖室，我則繼續攀向左側登上測距儀的圍欄。這時擔任值更官的通信官馬順義同學忙說：「目標左後方」，然後就快步走向他的備戰位置。就在我一邊向上爬一邊向左後方看時，忽然發現頂著鱗光水波的魚雷快速的奔向我艦的左舷，於是我大聲喊：「左舷魚雷」，這句話我好像沒喊完便昏了過去，而在我喊「左舷魚雷」的時候，似乎也聽到老艦長叫「右滿舵」的舵令。自己過了多久才甦醒過來，已經記不清楚，只記得睜開眼睛似乎看到天上有星星，跟著搖了一下頭，這時確定自己還活著。此時，忽然發覺沒有聽見任何的砲聲，或許是職務上的本能反應，隨即抓住一樣東西爬起來高喊：「開放」，跟著聽到：「砲已卡住，不能旋迴、不能俯仰」或「砲員不夠」，我則說：「不管，只要打響就行了」，旋即聽到砰砰砰的砲聲。這時老艦長卻高喊：「停放，你這是在浪費彈藥」，不過我仍繼續叫：「放」，過了一陣子命令才停止射擊。這時前甲板的砲位已經浸水，隨令砲員轉至後甲板支援砲位及修理班。

伍、遇襲後之處置

因為魚雷是自左舷小艇下方進入，並在大飯廳下方爆炸，而本艦修理班的備戰部位就在這裡，以致在魚雷爆炸的剎那，大部分修理班人員都已殉職。同時殉難的尚有前機艙的人員，這些人可以說是瞬間就被悶在艙裡，難有逃生的機會。

稍後狀況漸漸明朗，大家也慢慢鎮定下來，我向艦長報告：「剛才為何要盲目的射擊，一方面是怕他們二次進攻，另外就是聽到砲位回報不能迴旋也不能俯仰，突然意識到倘若敵人再來攻擊，我們簡直就無力反擊，而且敵人愈近則愈嚴重，所以只要我們砲聲不斷，他們就會不敢貿然再衝過來」。艦長說：「我後來也有想到這一點，所以就沒有再阻止你」。就在我們說話的時候，艦長忽然說：「槍砲官，你受傷了，怎麼臉上、衣服上好像都是血！」隨即叫人去找醫務人員過來。其實艦長的頭部也受了傷、並在出血。那時在指揮台的還有艦勤組長(艦勤組係因應時局需要，由海軍總司令部指派陸戰隊駐艦，目的在防範內變。艦勤組為一個班的陸戰隊人員組成，由一組長領隊。艦勤組長的備戰位置就在指揮台，其主要的任務就是保護艦長的安全)，當時去找醫務人員的人就是由艦勤組長派的。當醫務上士上來時，我的頭、胸背部已開始劇烈疼痛，他先給我注射止痛劑，隨後便替艦長和我包紮頭部。從那時起，艦長便交待那位醫務士官及一位艦勤組員要一直照顧我、隨我行動。同時艦長也對我說：「現在最擔心的一是敵人再來攻擊，二是內變，所以要先將小武器都取出來」。所謂的小武器是指12把0.45手槍，平常都鎖在官廳門口外的一個立櫃內，鑰匙則是由我負責保管隨身攜帶。我依照艦長的吩咐，在醫務上士與那位艦勤組員的陪同下，去官廳門口取小武器。在我們尚未到達官廳前，便嗅到一股劇烈的火藥味。心想不妙，但仍繼續小心摸索前進，這時發覺甲板上已經有水，而且聽到官廳內似乎有海水的盪漾聲音。為了確知究竟，我便低身並伸手去試探，醫務上士與艦勤人員一方面叫我小心，另一方面則拉著我的衣服。這時我意識到官廳的地板已經不存在，隨即想到應該是

在魚雷爆炸的剎那，地板就已塌陷。當我再起身找存放小武器的立櫃時，發覺處處狼藉，也不知道那個立櫃被震到哪裡去了？因感情況嚴重，所以沒有再多做逗留，便迅速返回指揮台，並將剛才所見的情況向艦長報告，他則以沉重的語氣說回：「艦體傷的比我想像的嚴重，所幸前面的彈藥庫沒有引爆，否則更不堪設想。」隨即又說：「我希望你們幾位能設法讓船回到下大陳，就算是擱淺在沙灘上都好。現在主要要做的事，第一是設法堵漏、第二趕快連絡特遣部隊求救、第三設法將後機艙主機恢復使用、第四盡量將受傷人員抬到上甲板、第五防範第二次的來攻與內變」。接著艦長對我說：「槍砲官，你代理過副長，比較瞭解全船的狀況，你去中甲板指揮，並做為指揮台與艦艙聯絡的中轉部位」。此時，聲力電話大都不通，多靠口傳輔助；而航海官與政工幹事李挽唐上尉也已經在艦艙甲板進行用的準備。

通信官馬順義在甲板上的緊急電訊室督導向特遣部隊連絡求救，當時我向他詢問連絡狀況，他說：「一俟聯絡上就立刻向艦長報告」。雖然很快就聯絡上，但因信號微弱約 70 分鐘始完成通信。隨後通信官回到指揮台說明聯絡結果，並留在指揮台協助艦長處理爾後的狀況。這時指揮台、中甲板與艦艙間已經能構成很好的連絡，艦長也能大致掌握全船狀況。

在我到達中甲板後，先到各處了解狀況，但觸目所見處處凌亂不堪。主甲板的前段已經無法立足，我要求大家盡量將可用的器材都搬到後面去，尤其以那些可以用為武器的器材如太平斧等。然後要求砲位人員盡量將艙下的彈藥都搬至砲位以為備用，同時也要砲位人員注意水面的瞭望，如有發現立即報告，另外再安排幾名人員警戒幾處重要通道以策安全。此時，艦艙也已經開始用，並利用倒向大陳方向慢行。

陸、太平艦的沈沒

馳援的特遣艦隊共 3 艘艦隻，計為太和艦、永春艦與洞庭艦(PGM-103)，並以太和艦為旗艦，由宋長志將軍率領，他們約於 11 月 14 日早上 6 點鐘抵達現場，在看到艦隊的那一刻，我們的激動是無法用言語來形容的。

在特遣艦隊抵達後，現場便改由特遣艦隊指揮官接替指揮，指揮官先令我們停止用車，並準備改由太和艦拖帶。太平艦與太和艦很快便完成兩艦的艦艙對艦艙帶纜，隨即向大陳方向進行拖帶。當時大家確實泛起無比的希望，認為一定可以大功告成，連人帶船安全回到大陳。哪知事與願違，太平艦的艦艙愈來愈往下沉，而艦艙則是愈翹愈高，大家的心情也隨之變得沉重。艦長要求修理班設法阻止船體繼續進水，其實海軍官校軍官隊畢業的艦務官李長孝同學和他的修理班人員，以及支援他的人手已經盡量利用所有的器材，甚至包括他們身上的大衣通通都用上了，但依然難以改變船體繼續進水的情況，他們眼見隔堵破裂的無力與無奈心情，是無法言喻的。

43 年 11 月 14 日早上 7 點多，聽到「停止拖帶」與「解除拖纜」的聲音，隨後便聽到指揮台傳話：「準備棄船」，我要部分人員再去檢視並準備救生器材，同時也要大家把身上的救生衣再次檢查，另外也將兩位重傷的人員移至便於離船的位置。

這時他們反而對醫務士說：「你們要把槍砲官照顧好啊！」，我當時心裡卻有說不出的難過，但是要做的事太多，實在無暇駐足安慰他們。隨即便聽到指揮台下達「棄船」的傳話，遠遠的也遙望到旗艦掛出「棄船」的信號旗。

真的要棄船了！檢視的結果，可用的救生器材只剩下炭棒式網狀救生網。此時，太平艦的艦體已向前傾斜的很厲害，湧浪也不斷掃過甲板，使得到處濕滑，若不抓牢固定的器物便不容易立足。但是當時最重要的是，務必將那唯一的網狀救生網推下水，我用一手握住欄杆、一腳抵住一個固定的物件，揮動另一隻手，要大家把救生網齊力推向舷邊，同時還催促其他人趕快向水裡跳，可是有些人似乎在遲疑，甚是令人著急。其所以如此，可能是對船有所不捨，再者看到浪湧在舷邊的迴盪，確實也會令人躊躇。但艦體愈來愈傾斜、海水的衝擊力也愈來愈大，最後許多人都是被波動的海浪捲到海裡去，而我最後好像也是這樣被捲下水的。所幸那具救生網已經浮在水中，我在水裡看到好像有 20 多人伏坐在上面，這也使我覺得力氣沒有白費。

下水後，我曾示意要大家儘快游離船邊，以免被艦體下沉時所形成的漩渦吸入海中。不過由於所穿的救生衣再加上厚重的衣服，真的很難能游得快。奇怪的是當時的水溫很低，但是從我入水至被救起的過程中，卻不曾有過冷的感覺，想必是太緊張、以及被凍麻木的關係。

我在水裡遙望艦上，當指揮台逐漸向水裡沉沒時，似乎有人在指揮台內互相推拉，事後才知道那是老艦長不肯離艦，而通信官馬順義和其他的人在設法將艦長架離指揮台。當我們回到左營後，曾有人提到艦長該不該離艦的問題，其實「艦長與艦共存亡」的觀念，應該是已過時的封建觀念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，已在慢慢改變這種作法，認為那只是無謂的犧牲，因為遭遇這種事情，任何艦長沒有不盡其所能、傾其全力挽救的，何況一位艦長的犧牲並不能保證以後不會再發生這類事情。

通信官馬順義在這次事件的表現極為優異，他是中伏時的值更官。我們的平面雷達一直未完全修好，所以信號回跡較弱，因此在不易辨別目標的情況下，他仍能斷然判定為敵方快速目標，並及時要警戒砲位「開放」，緊接著向艦長報告，拉「備戰」，這一連串的措施充分展現出他的果決與應變能力，當時如果稍有差失，其後果恐怕更不可想像。當我們回到左營後，他也曾配合各界發起的建艦復仇運動，進行環島巡迴演講，其深厚的國學造詣與滿腔的真誠，亦曾引起熱烈的迴響。他和艦長後來也都晉升為將軍。

當太平艦的艦艏逐漸下沉時，艦艉則向上翹得愈來愈高，這時忽然看到有兩個人躍向海面，這兩個人便是一直在艦艉指揮的航海官陳永才與政工幹事李挽唐，他們倆人那生死的一跳的確扣人心弦，在水中看到的我們都替他們擔心不已。航海官陳永才智商高、書唸得好、處事冷靜、勇敢果斷，太平艦中雷後，他充分發揮這些優點，在我們回到左營後，他除了當選為克難英雄外，跟著也考取為期 44 週的留美電子課程，學成歸國傳道授業，被公認為是海軍的電子專家，民國 54 年離開海軍投入航業界，很快就躍升為船長。

在航海官他們跳入海裡不久，太平艦的艦艏便隨即沒入海中，就在她消失的那一刻，在水中目睹的我們無不淒然淚下，我們終於深切體會到船與我們有著難以割捨的情感。

我在水裡漂浮很久，有兩次看見小艇從遠處過去，但未發現我，最後則被永春艦的小艇救起，然後送到 PGM-103，當我被拉上甲板時已全身癱軟，然後被送至艦長房間休息。據說給我蓋了三層被子仍是抖個不停，後來喝了熱飲略有恢復，但隨後又吐了出來，跟著就出現天旋地轉的現象。艦上的醫務人員替我處理傷口、也服了藥，然後便睡著了。至於以後是如何回到大陳？又是如何登上老中權(那時好像已改名為衡山修理艦)？這一段過程我則完全沒有印象。

在衡山艦上沒待幾個小時，大家就都被送往大陳陸上，我則被送至上大陳的戰地醫院，在那裡作了一下傷勢處理。同班同學馮吉昭當時是在上大陳陸上擔任艦炮連絡官，聽說我在戰地醫院裡，便趕來看我並一直在那裡陪我。他曾半開玩笑的說：「你們能慶幸的回來算不錯了，我們將來還不知道會怎麼樣呢？」當天晚上就登上送我們去左營的美字號中型登陸艦(LSM)，抵達左營時，我們曾受到感人的歡迎。我和一些受傷的同仁被直接送到海軍總醫院。其他的人員則被送往兩訓部新建的營房暫住。

柒、結語：經驗傳承

一、警覺重型兵器之威脅與防範

魚雷、水雷乃至先進之飛彈均為極具破壞力的兵器。就這次太平艦事件所見，「魚雷」之破壞力實超出想像。爆炸剎那，所有人員不管受傷與否都會有短暫的昏厥，同時由於爆炸聲太強，幾乎也無人聽到爆炸時的巨響。爆炸後砲架扭曲操作困難、艦桅固定鋼索全部震斷、小艇與救生筏全部被震拋海中、官廳地板與官員住艙幾乎全都塌陷、部分艙間的立體設備或裝備如無線電報機等亦多震倒。像這樣的破壞力，實難有具體的有效防範辦法。對此的作法似乎只能從強化偵蒐能力，以提早預警並避免近距離的纏鬥為佳。另外，便是艦艇保養維護都能保持設計上之標準，以期增加受創時的抗力。

二、掌握共軍窮變習性

太平艦事件時，共軍對於魚雷快艇的應用仍是將之做為偷襲的工具。這以後便逐漸形成所謂的「雷砲合擊戰法」，這種戰法迄 86 海戰時已算成熟。所謂雷砲合擊，其要點就是「隱蔽接近、靠攏近戰、高速護衛艇先開砲、穿插分割、打亂隊形、掩護魚雷艇實施突然攻擊」；簡單說，這種戰法就是先用高速艇衝至近距離，用砲火摧毀對方艙面戰力，然後再由魚雷艇進來收拾戰果，從這裡也可看出這種戰法已將魚雷艇從偷襲角色，提升到主動攻擊的層次。固然共軍現在的海上武力已非昔比，然而其在軍事上的窮變習性是不會改變的。因此，我們應提高警覺，掌握其在戰略戰術上的改變與動向，以達制敵機先的效果。

三、減少外界對海軍的誤解，並贏取好感與支持

海軍雖非沉默的軍種，但由於其辛勞與貢獻都遠在陸地之外進行，而難為人們所察覺，以致易被誤為「無所作爲」。

這次太平艦事件，曾激起舉國上下一致的憤慨，因而掀起著名的「建艦復仇運動」。除各界慷慨解囊外，更有許多青年學子投筆從戎，海軍官校 48 年班便是這批青年的菁英。

從這一運動中可以體會到，社會上蘊有支持國軍的潛在力量，只要能把為國家所作所為適當的傳播出去，就會贏得社會的好感與支持，例如沒有海軍成年累月的物資運輸，就不會有金馬今日的繁榮安定。對此，只要用適當的管道與方式，讓外界多所了解，將會逐漸消除社會對海軍的誤解，並進而產生好感與支持，這對建軍整備與士氣鼓舞都會有所助益。

<參考資料>

- 一、張力，〈馬順義先生訪問紀錄〉，《海軍人物訪問紀錄，第二輯》，臺北：中研院，2003 年。
- 二、楊晨光，〈一江山戰役之研究〉，《軍事史評論》，第 12 卷，2005 年 6 月，頁 145-180。
- 三、海軍艦隊司令部編，《老軍艦的故事》，民國 90 年 7 月 10 日。

<網路資料>

- 一、中華民國海軍全球資訊網，軍艦艦史/老軍艦的故事/太字級，〈<http://navy.mnd.gov.tw/UserFiles/Image/海軍總部/太字級/太平.jpg>〉，檢索日期：2009/7/01。
- 二、太平軍艦遇難之回憶-39 陳永才，〈46 園地〉，<http://cnausa.org/46garden/index.htm>，檢索日期：2009/6/20。
- 三、有關太平艦的一些舊事-41 何伯平，〈46 園地〉，<http://cnausa.org/46garden/index.htm>，檢索日期：2009/6/20。
- 四、對《46 園地》近期各方大作之補充說明-38 宋炯學長，〈46 園地〉，<http://cnausa.org/46garden/index.htm>，檢索日期：2009/6/20。